

# 初秋

李翰儒

# 歌声

秦悦

立秋刚过，在往年的时候，就有了那种“早晨立了秋，晚上凉飕飕”的感觉，但今年的立秋之后，根本没有那种让人凉爽之意。白天还是夏日的阳光蒸烤着，晚上那种夏天的闷热始终没有离开，蝉语还是在黑暗的夜空徘徊着，不愿离去。

从新闻上得知，今年的夏日是历史上最热的年份。科学界普遍认为，地球在逐年变暖，就连冰山上的冰都已经开始融化，使得攀登者今年的攀登计划因天气变暖而不得不改变，这些不由得使我回味已去的初秋了。

往年初秋的阳光照到皮肤上，已经不是夏天那种炎热的感觉。绿叶在雨后的阳光下泛着不太刺眼的光芒，就像阳光经过雨润之后，有种淡淡的温柔。没有风儿吹过的绿叶，静静地等待着什么，在阳光下静默。我想，这时候的叶子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正在进行着光合作用。一只蝴蝶悄悄飞来，落在静立的绿叶上，绿叶轻轻地摇晃了一下，蝴蝶的翅膀也跟着轻轻地摇晃，随着摇动的绿叶形成了一个整体，就像蝴蝶是绿叶上开出的多彩花朵。

河边的翠柳，此时再碧绿不过了，浓绿的一掐就会流出水似的。河里的倒影与垂下的柳丝就要亲吻，鱼儿时不时跑过来咬一

口柳丝，逗惹得碧水波光荡漾起来，这时候看着水面，就像柳枝在微风中摇曳，鱼儿在柳丝间穿行。一对飞燕，不失时机地飞来，低鸣在柳丝之间，给翠绿的画面增添了一笔听觉上的画意。

初秋的天空，蓝得让人心醉。云朵，就像棉絮一样在天空飘舞，时而似狂奔的羊群，时而似欢闹的牛犊，时而似海浪汹涌，时而似西天取经的师徒漫步，让人们思绪万千，让人们惊讶云朵的神奇，更为惊奇的是晴朗的天空，正是阳光普照大地，一阵风儿吹来，天空就像易变的娃娃脸，刹那间黑云密布，倾盆大雨让人们躲闪不及，就像一只不会游泳的鸡掉进水中一样，那种狼狈不堪，任何经历过雨沐之后的人都能想象得到了。

蝉声，在这初秋的时候，声音不是那么急促了，那里面带着淡淡的，失去自己夏天阵地忧伤的味道。只闻其声、不见其影，藏在树叶间，躲在树枝上，有那种将要逃离现实的状态，在那些地方发出夏天最后的嘶鸣。

菜园子里已经挂果的蔬菜果实累累。红艳艳的辣椒、紫色的茄子、翠绿的黄瓜，还有那一嘟噜一嘟噜红得惹眼的西红柿，这些让人口水在嘴里打转的颜色和味道，逗得人们的脚步不由得迈向它们，迫不及待地伸手摘

下一个，放在嘴里咬上一口，那脆生生的声音，醉人的味道，马上就会像电流一样从味觉传达到大脑之中，让人们不由得想起孙悟空吃仙果的情形。特别是那些丝瓜，爬在高高的瓜架上，轻轻地摇晃着身姿，像一条翠绿的丝带，在瓜架上徘徊、摇晃，使得过往的人露出赞赏的目光。

沿着山坡而行，核桃树就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迎面而来。站在远处，看见碧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跳跃着，就像看见熟人挥手打招呼；走近会看到碧绿的叶片间隐藏着一个个喜人的果实，若隐若现，人们不注意，就会与那椭圆形的或者圆形的核桃碰面。这些再得不到半个多月的果实，就会瓜熟蒂落，主人不收获，它们也会自动张开口，吐出丰满的核桃，悄悄落下与你亲吻。如果这时候走在树下，就有可能在你头上坠落，使你为其热情而感到惊奇。

站在核桃树旁边不远处柿子树，也和核桃树一样碧绿，柿子也隐藏在绿叶之间，到成熟的时候，那才是这里的一道风景。碧绿的叶子，会变得似火一样热情，隐藏在叶子里的柿子，像红艳艳的灯笼一样挂满枝梢，就像在夜晚给远行的人指引着回家的路。

山坡上的野枣是一种药材，在这个季节

里，人们已经开始采摘。因为野枣树都不高，在采摘时就会用一根木棍轻轻敲打野枣树，那些青的、泛白的和那些已经红了枣儿就会纷纷坠落到地上，人们捡起装在随身带的口袋里，等到下山后，就会被那些等待在路旁收购的人收走，采摘的人数着劳动而获的所得，暗暗地盘算着，给孩子们购买什么，或者为自己添一件什么样式的衣服。

金色的夕阳从西山上斜照而来，碧绿的群山，镀上了一层金色，那些被夕阳照到的地方，更显得深沉。一只一只苍鹭从山林间“咕咕”的叫声中翩翩而来，在初秋的斜阳里别有一番视觉。

初秋夕阳，慢慢走进暮暝之中，微风吹来，虽然夏热未去，但秋天的韵味已悄悄走来，那种“凉飕飕”的滋味已开始了它的蔓延。我相信在不远的前方，定会是一道美丽的秋日风景在等待着我们欣赏。



# 商洛山

(总第2364期)

刊头摄影 赵有良



# 一声老师好亲切

胡广林

离开三尺讲台近二十年了，每逢教师节、春节等节日，依然有很多学生打电话、发信息：“老师，祝您节日快乐！”无论是有声的语音，还是有温度的文字，总是让我觉得无比亲切、感动，心情顿时大好。

行走小县城，于熙熙人流中，于工作有交集的地方，在会场、电梯，甚至菜市场、公交车上，冷不丁地有人喊一声老师，眼前的人，或男或女，满脸是笑，开心得像是突然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一样。有我认识的，亦有似曾相识却不知姓甚名谁的，更有一些根本没有丝毫印象的。我知道，这肯定是我过去教过的那些学生中的一个。认识的，互相谈一些家庭、工作情况；一时想不起名字的，面对我的尴尬，对方倒是毫不在意，除了及时报上姓

名，还不断提醒，直到我的记忆复苏，想起当年校园里的某个片段。有时，站在街头、楼道，聊起往昔、现在、未来，打开的话匣子一时半会儿关不上。临别，还意犹未尽，免不了留电话、加微信，回到各自家后，继续在手机上写字交流。

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这是古人尊师重教的传承。在我家乡，教师这个职业颇受尊崇，从孩子早期家庭启蒙教就开始了。我师范毕业后从教，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是我赖以生存的职业，在塑造孩子们灵魂的同时，也净化着自己的灵魂，与学生们一起成长。能一直得到学生们的敬重，这是任何名利都换不来的。我刚开始教书，就在初级中学带毕业班，有的学生与我年龄相当。任教期间，我与学

生的关系，亦师亦友。讲台上十几个春秋，带过多少个学生，已无法统计。虽不敢狂妄自大地认为桃李满天下，但所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，在各行各业中成为人中翘楚的，不乏其人。这些学生给我带来的优越感，经常让人羡慕。

多年前，尚在挤坐敞篷班车出行的年代，我函授本科去西安上课时，就享受到在省城出行时学生车接车送的福利。在家乡，无论是私事还是遇到困难，一个电话、一条留言，学生总能第一时间帮我排忧解难。事隔多年，很多学生都已人到中年，但他们对我的信任一如昔日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有学生打来电话与我分享个人职位升迁、商场上成功的喜悦，亦有学生向我诉说他人生旅途中的各种坎坷，

还有学生在工作、生活中遇到难题，向我求助。一声声“老师”，喊得我舒心惬意，此中幸福，难以言表。

在当下，很多参加高考的学子，报考志愿时对师范类院校避而远之，甚至是迫于无奈的最后赌注。身边也有教师想方设法地花重金、托关系改行，甚至已被重新为学校管理者的个别教师，也宁愿放弃高职称、高工资，以换个体面的“称谓”而决然离开讲台。忆当年，我改行的原因复杂，有个人因素，至今无法释怀。假若现在还能选择，我很想重回校园，然而这已是不现实的奢想。这些年，随着工作单位的变迁，他人对我的称谓也在不断改变，诸如“书记”“主任”之称谓，分不出职位高低、分量轻重，而之于我，只是我与他人区别的代号，都是临时的、短暂的，像称呼陌生人“同志”“先生”一样平淡，终将遗忘。

人生在世，每个人的称谓何其多，一声热情、真挚的老师，饱含感恩与责任，让我受用一生。也时刻提醒我：即便现在不能再以“学高为师”，但力争做到永远“身正”为范。只有这样，才无愧于这一声声亲切的“老师”。

# 儿时的月饼

张宏

我喜欢吃月饼，从记事的时候，月饼就像一枚印章，深深地烙印在心灵的一角。中秋月圆，夜沉星稀。父亲在土院里铺一张芦苇席，我们盘腿而坐，仰望着星空，说是赏月，其实心里想的是月饼，咕嘟咕嘟地咽着口水。

约半个时辰，母亲端着一个瓷老碗，盛满刚出锅的月饼放在席子中间，月光下还冒着缕缕热气。我们兄弟姊妹右手捏着月饼沿子，左手五指并拢捏在下巴，三两口一个月饼就进了肚子，吃完把左手的饼渣往嘴上一扣，鼻尖全是香喷喷的饼渣。

做月饼的原料很简单，用黑面粉拌些

红糖，捏成一个小圆饼，再用白面粉和些猪油，用擀杖擀成馄饨皮一样薄厚，包裹三四层，压扁放入锅内，用木炭烤十几分钟，就成了月饼。

那时的月饼特别好吃。几十年了，也忘不了那种香、酥、甜的味道，更忘不了中秋圆月夜团聚时那浓浓的亲情。而现在几百元的商品月饼，永远吃不出儿时的感觉。物质生活丰富了，吃啥都不稀罕。每年月饼能放一个多月，却不想去吃一块。现在，对于月饼的排斥，有很多客观原因，总感觉里面添加的成分太多。只要是商品月饼，不论档次高低，每个盒子里都有一包“防腐剂”。至于

原料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远远没有小时候的月饼绿色、环保、健康。牌子、工艺和包装更是决定了其价值。当然，怀念儿时的月饼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怀念。

端午节、中秋节、过大年，小时候整天扳着指数过日子，想着过节能美美吃一顿好饭，那种简单朴素的期盼，就像农夫等待着金秋有个好收成一样。孩子不知道父母的艰难，在蹦跳着大喊大叫什么节日快来的时候，却忽略了母亲脸上的忧愁。

记得母亲常说：“过啥节都没有平常好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强！”这是缺衣少食年代母亲无奈的叹息。当到了知天命的年

纪，面对儿女婚嫁、工作，盘算着一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还有多少需要感恩的贵人，才深刻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。

十八年前，是母亲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。那天，我带了些月饼和水果回家，可母亲却躺在了病床上。看着儿女围坐在一起，她心情愈发的好。她说她不爱吃零食，要我们把月饼分地吃了。那一刻，我嚼着从超市里买的月饼，怎么也吃不出母亲自制月饼的味道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还是会回忆起儿时的情景，穿的衣服不带化纤，身上没有金属和塑料，吃的粗茶淡饭，清汤寡水的碗里能照出黝黑的笑脸，风雨中总是能感受到母亲的百般温暖。

人就是这样，一代又一代地赓续，传统的东西就是一根接力棒，由你的手交给我，由我再交给他。如今，无论什么节日，我总是希望家人都健健康康，能团聚到一起，做一顿家常便饭，让亲情的开心笑脸作为节日礼物，送给自己的亲人。

秋雨，缠缠绵绵，飘飘洒洒，扯天扯地。

栓牢身上潮潮的，湿湿的。唉，这鬼天！真烦人。人是早虫！早虫！叹息、埋怨，重重地砸在地面。

为儿子在县城买房，马不停蹄，火急火燎，到处借钱。以前不知借钱的滋味，现在全懂了。有欣喜、感动，也有失望、无奈。儿子二婚。

南方打工，儿子一去两年，钱没寄一分，反而伸手向家里要。一问，说正花钱呢。再问，说谈了个媳妇，江苏女子，同岁，一个厂上班。栓牢心里美美的，梨花喜滋滋的，两口子连做梦都开心地笑。

真能行，叫人省心！闲了，两人说说去。

日子在栓牢梨花的喜悦中静静地滑过。儿子要回家。回来就回来。一进门，儿媳高高隆起的肚子，让栓牢梨花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闪了一下。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儿媳一说话，唧唧呀呀。于是，每天家里莺歌燕舞，鸟语花香。

不久，儿媳生了，喜得合不拢嘴的栓牢升级成爷爷！待满月，喜气洋洋、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。村人羡慕地说个不停，话题全是婚事，比天还大的婚事。生活，有时真像个魔镜。一年后，儿子儿媳说说笑笑，平平静静静了。栓牢梨花日思夜想，也理不出头绪。儿子举了一堆又一堆理由，在他们看来，全是胡说八道。

不是个东西！栓牢骂。儿子嬉皮笑脸地敷衍，风一样跑了。

年纪轻轻，怎能没个完整的家？亲戚朋友很热心，介绍了一个，差一点快成了，对方郑重地抛出“杀手锏”：一套单元房、一辆小轿车。时髦谈谐的叫法是“一动不动”！

起初，栓牢不愿意，谁有那么多钱？！他一辈子的心血全盖了房，白瓷片如雪，红瓷片像霞，比单元房还要美十倍、百倍！可对对方说，谁家盖得不好呢？只一句，栓牢哑口无言了。慢慢地，栓牢想通了。想通了的栓牢认为，要房要车，与时俱进，天经地义！

这回，和儿子坠入爱河的是邻村女子。当然，也是二婚，与儿子在微信上认识的，爱得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。来过几次，栓牢梨花也满意：长得像城市人，说起话来，字字句句，闪闪发光，百灵鸟一样。谈婚论嫁时，还是要房要车。

没办法，栓牢踏上了漫漫的借债路……该借的都借了，有的甚至借了两遍，亲戚或同学。今天去借的，是认识不到一年的朋友，曾拍过胸脯信誓旦旦。本来，梨花不让栓牢去，那人嘴会说，不实在。栓牢不信，想试试。梨花头一低，沉默了，实在没办法呀。

雨中的小路，和栓牢开起了玩笑，捉起了迷藏。栓牢一步一步挪着，秋草一样苍白，柔弱。还是这条田间小路，路两旁，还是绿色的玉米海洋。往事，排山倒海，汹涌而来。

多年前，正当青葱，一天，拔完玉米地里的草，心情一爽，栓牢边往出钻边吼：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……”

歌声，像青春如火张张扬扬的玉米林，更像天空中白花花的阳光，泼泼洒洒，前呼后拥。

突然，歌声戛然而止。迎面一个姑娘，袅袅娜娜走来，人面桃花，笑语盈盈。

咋不唱了？！唱呀——那个“呀”字波波折折，如一根七彩的丝线，轻轻柔柔地飘过来。

唱就唱！除了穷，他什么都有。栓牢蕴满情感，让快乐涨潮。那是二十三岁的栓牢最壮美、最浑厚、最富有磁性的歌声。

也唱一首。听吗？

这下该地吃惊了，咋不听？！“鸳鸯双栖蝶双飞……”曼妙的歌声，婉转摇曳，与阳光嬉戏，在玉米梢头蹦跳。歌声中，他似乎在飞，在飘……

“我叫梨花，你呢？”唱完，女子大大方方说。

……

秋雨，依旧淅淅沥沥。

无数株玉米，挺拔修长，正忧郁地注视着栓牢。

走在凄清的小路上，他想喊，却再也喊不出。只有寂寞，无边无际的寂寞，淅淅沥沥地流着……



# 中秋赋

谭道臣

浩瀚碧空中秋夜，天上仙籁寥无声；  
独怜乾坤谱新曲，五洲震荡九州新；  
星光璀璨银河静，妖魅休在蟾宫生；  
神舟飞天探星月，且信银河彻底清。